

小天堂的毀灭

王士菁 著

天朝田畝制度

資政新篇

宣統元年



太平天國元年三月

太平天國元年九月

1247.53
480

LT0000310980S



小天堂的毁灭

王士菁 著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天堂的毁灭/王士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6

ISBN 7-02-002925-6

I. 小…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657 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0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7.80 元

自序 未能忘却的纪念

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人和事。

有一些人和事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在记忆中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宋代诗人苏东坡所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事过境迁，便忘得一干二净。

但也有一些人和事，却久久不能忘怀。过去没有忘却，现在没有忘却，将来大概也不会忘却，仍时时萦绕在心头。作为曾经是“愚弱的国民”的一员，生活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处于任人宰割，行将亡国灭种之际，如果不是麻木不仁的话，对于民族的灾难总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有些事情虽然已成为历史，但比起个人的离合悲欢来，总是令人不能忘却，不易忘却，也不应该忘却，它们并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在记忆中反而更加分明起来，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如鲁迅先生所说：“文人也是人”，人应有人的正常的感情，这一些“精神的丝缕”大概就是创作的动机或由来。

1

记得四十多年以前，1951年春节前后，冯雪峰同志应友人的邀请，全家都去杭州度假。上海横浜桥兴立邨二号的房子空起来了。那时我在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离他的住处不远，他便要我在下班以后，晚上住在他家，替他看门。

兴立邨二号是上海普通里弄的一楼一底房子，他家也和普通居民一样，没有任何豪华的陈设，更没有什么贵重的衣物。他指着摆在楼下客堂里一张小圆茶几和两只矮脚柳条椅子，笑着对我说：

“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小偷是不会来偷的。如果失火，也不必抢救。只是楼上我的抽屉里有党内秘密文件，手提箱里有长征材料，你带着跑就是。”

他从杭州回来，稍后不久，即调到北京工作。当时因为他工作太忙，不能亲自回上海搬家。他写信给我，要我帮他在搬家时整理书物的信上，说：“1，一切书可保存编刊社和原屋中。2，我的原稿及一切关于长征和鲁迅的资料，清理出来带给我。3，放在抽屉中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小册（党中央的秘密文件），请放在原稿一起带给我。”

那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作为《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公开发表，只有少数老同志才能看到。雪峰同志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一历史文件并认真加以保存呢？这和他准备再次创作以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是大有关系的。

1941年，适夷同志在《怀雪峰》中曾经谈到：雪峰同志在1940年11月间给他的信中，告知他《卢代之死》已经完成，说的便是这部以长征为题材的五十万字长篇巨制。这部小说刚完成初稿，不料，1941年1月，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军部；同时在东南沿海各省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2月26日，雪峰同志在他的家乡义乌被国民党金华宪兵队逮捕，随后被关进上饶集中营。那部曾经用去他三年心血写成的《卢代之死》便从此失落了。

那部稿子虽然失落了，但是，从1934年10月开始，他亲身

参加的那一段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战斗生活,在他的心中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当然,这一位脚踏着故乡泥土长大的“农民的儿子”(适夷同志语),在长期血与火的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作家和诗人,对于共产主义事业怀着坚定信念的无产阶级战士,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轻易放下手中的笔的。

自1941年以来,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里,以及出狱后在重庆和上海的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写下了许多抒情诗、寓言、文艺评论和大量的鲁迅式的匕首般的杂文,但他始终念念不忘再写这部以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全国解放后,1951年,他调到北京工作,担负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等许多具体的繁重的领导工作,虽白天工作极为繁忙,而他在深夜仍抽出睡眠的时间来写这部小说。他以惊人的毅力,用五六年真正是“业余”的时间,又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初稿。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他怀着沉重的心情把这部稿子,锁入了箱子里面!

1961年11月间,他摘去了本来不应该戴在他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摘帽后的第一件事,他把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未完稿从箱子里拿出来,放在自己的案头上,又准备继续写下去。“然而不久,冯雪峰被告知,他可以写作,但是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这一次,冯雪峰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里去,而是把它投入炉火之中,付之一炬。在这些日子里,他的头发从两鬓花白到满头皆白,仿佛在顷刻之间。”(冯夏熊:《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载《北疆》,1983年第1期)

雪峰同志多年来倾注了巨大心血，寄予了深厚感情，以工农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完全出于正常人们想象之外的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情况下，被迫没有能够完成。这对于雪峰同志来说实在是又一次沉重的难以忍受的打击！

但是，这对于像雪峰同志这样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曾经历过严酷的党内党外斗争考验的作家来说，他又一次承担了沉重的难以忍受的打击。他仍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可能是由于创作激情，更可能由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他又准备创作另一部以描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这位“农民的儿子”，无产阶级的战士，他对于民族的命运、对于农民的命运始终是深切关怀的。他在这部初步定名为《小天堂》的历史小说中，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民族解放斗争中，遭受压迫最沉重、流血最多的农民的命运，深感切肤之痛。

在写作这部历史小说过程中，本来是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著名“湖畔诗人”的雪峰同志，这时也研究并创作起古体诗来。为了表现书中人物的心态，同时也反映作者自己的悲愤的心情，他在现存的仅有的遗稿中给我们留下几首古体诗。其中有首题为《塞童》的诗中，有云：

天赐塞翁千里驹，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御术，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祸福玄谈只自欺。

在另一首题为《探日》的诗中，有云：

夸父欲探日出处，即行与日竞奔波。

直朝暘谷飞长腿，不惜身躯掷火渦。

饮尽渭黄不止渴，再趋北泽死其阿。

英雄建业多如此，血汗曾流海不过。

很可惜，从1962年开始动笔，已经写了数十万字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也没有能够保存下来。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81年开始出版、1985年出齐的四卷本《雪峰文集》编辑过程中，我们从多方面搜集遗文，但除了几首古诗外，没有找到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吉光片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3

这两部小说的底稿虽然没有保存下来，根据有关同志的回忆，这两部长篇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构思上可能是也有若干联系的。

“现在他设想的这部小说(这里所说的是以长征为题材的小说——引用者)是：一位农民出身的人，长征开始时他是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后来成为一名师长，通过这个人物的经历从侧面反映不朽的长征。”(杜鹏程：《回忆雪峰同志》，载《延河》1979年第11期)

“他不止一次眉飞色舞地给我谈他着手写太平天国小说的事。……仔细地谈他的构思。……他的长篇在结构上要以金田一个农家女孩的奇异的梦开始，并以她为贯穿全书的英雄人物，最后并且考虑以梦来结束；……”(敏泽：《忆

雪峰》，载《北京文艺》1980年第4期）

“他的‘帽子’第一批摘掉了。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想写一部描写太平天国的历史小说。……原来详细提纲已经有了。他要以一个太平天国的女英雄贯穿全篇，写出整个天国的兴衰，包括最后怎样分崩离析的。”（韦君宜：《纪念冯雪峰同志》，载1979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

从青年时代起即和雪峰同志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把他称为“农民的儿子”的适夷同志，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雪峰同志在日常生活上、习惯上直到老年还保留着若干农民特色，浙东农民倔强的硬骨头精神；他思想上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历史上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农民问题。

适夷同志对于雪峰同志的理解是深刻的。他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至今记忆犹新，在我听到的雪峰同志的谈话中，这位无产阶级的战士，1927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历史上的和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农民之命运，确实是他所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他曾多次谈到：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阶级，不仅流过汗，流过泪，并且还流过血的农民阶级，在没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任何光明出路的。而在有了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完全能够创造出人间的奇迹。我至今还记得：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他在中央苏区和毛主席谈话时动人的情景；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工农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到达陕北后，又东渡黄河奔赴抗日战争前线的动人情景。他在谈话时流露出来的珍贵的阶级感情，他的亲身体验是最深切感人的。

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阶级感情的雪峰同志可能在很早以

前,就注意这些问题了。他可能很早就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予以关注了。

我在帮他整理藏书时看到:最多的当然是现代作家的新创作(他自己购置的或作者本人赠送给他的)、中外古典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但其中也有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如申报馆早年铅印的《平浙纪略》(四册),这在一般书市上不易见到,大概是他早已购置了的。他不仅注意搜集若干正面论述太平天国方面的著作,似乎还考虑到它的对立面,在他的藏书中即有一本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蒋星德编著)。此外,还有《太平天国野史》(凌善清撰),虽不是什么“善本”,在当时的书市上也是不易买到的。

当然,他不会满足于一些书本上的资料的。在1962年底和1963年初,他那曾经爬雪山过草地的足迹又洒遍了广西金田及其附近的山山水水,在湖南、湖北等省太平军曾经经过的地方也作了一些实地考察。考察归来,他非常高兴,这也许就是敏泽同志所说“他不止一次眉飞色舞地给我谈他着手写太平天国小说的事”吧?他的这样兴奋的心情曾感染了不少同志,当时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盼望早日能读到他的这部作品。但不久,他又去河南安阳参加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尚未结束,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他和我们一同被关进“牛棚”,又开始另一种“创作”,——日日夜夜写“材料”,大约也有数十万字吧。但描写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这一部历史小说,也像描写工农红军长征的小说那样,没有能够实现,而且也永远不会实现了!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对于德国农民阶级曾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他认为：中世纪的德国农民是处在所有阶级之下的、全民族大多数被剥削群众中最受压迫的一个阶级。整个社会阶层都压在农民头上，到处都把他們当做牛马看待，甚至比牛马还不如。

加在农民身上的经济负担，吮血吸髓的剥削，不仅一天天地不断加重，与此同时，政治的压迫更为野蛮，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而这一切，他们都默默地忍受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德国，它没有可能进行独立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阶级联合，才有取得胜利的机会，而在当时既然所有阶级都剥削和压迫农民，农民又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历史上的中国农民阶级并不比中世纪的德国农民幸运一些，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他们的命运则更为悲惨。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它是把社会推向前进的巨大动力，但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如雪峰同志所说：他们不仅流过汗，也流过泪，而且还流过血，作出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也有和中世纪的德国农民相似之处，没有任何可以联合的阶级，没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机会，而是默默地忍受着加在他们身上的各种灾难，无法摆脱被剥削受压迫的命运。

历史发展的逻辑对于这个阶级竟至如此苛刻：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这个阶级的历史人物，甚至杰出的历史人物，当他们在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风暴中推翻了一个压迫他们的封建王朝，夺取了政权，取得了统治地位以后，便背叛了农民阶级。如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又如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

璋),他们都来自农民,只因依靠众多农民兄弟反抗暴政的力量,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可是他们在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之后,并没有对于农民施行什么“仁政”。

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在更多的情况下,在阶级力量对比当中,农民起义的队伍往往被封建地主阶级消灭,这则是一般的常见的事实。如黄巢、李自成所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队伍,最后仍被消灭。当然,这中间也有农民阶级内部分化和其他复杂的因素,而阶级力量的对比,则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上述这些历史事实证明,正如雪峰同志所说:在没有先进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任何光明出路的。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悲剧便由此发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爆发在广西金田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还有一个新的特点,这就是领导这场农民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洋兄弟”——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们暴风骤雨般向长江下游胜利进军并占领南京以后,轻易地相信了那些“等着瞧”的伪装中立者的欺骗;而在革命队伍内部又发生内讧与分裂,最后,在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下,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终于失败了。他们付出了死伤约为二百八十万人的巨大的血的代价!

这一个严酷的历史教训,对于曾经是“愚弱的国民”的中国人,是不应该轻易把它忘记的!

5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伴随着曼彻斯特的棉毛纺织品和加尔各答的鸦片

烟土而俱来的、挂着米字旗的外国炮舰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旧中国的大门，迫使古老的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已经处于被压迫受剥削地位的农民身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外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如何对待这一个新出现的外来的前所未有的压迫者和剥削者，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敌人已经打进来了，究竟应该怎么办？这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原来已经灾难深重的农民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然而，外来侵略者的大炮，以及用大炮输入的名为鸦片的麻醉剂，所起的作用毕竟是有了一定限度的。他们并没有吓倒，也没有麻醉所有的中国人，当然也没有能够吓倒和麻醉广大的中国农民。闭关自守的旧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随着侵略者的炮声，他们也从闭塞落后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便是首先觉醒起来、站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历史发展的进程又是如此引人深思、促人猛省：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他们互相对立又互相勾结，而且又那么互相默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们的敌人——那一些妨碍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疯狂掠夺、野蛮压迫与残酷剥削的中国人民大众，于是从广西这块土地上燃烧起来的、为时十四年、遍及十七省，这一场农民革命运动的熊熊烈火，就在湘军、淮军和洋枪队联合进攻之下被扑灭了。

毛泽东同志在论及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时，曾经指出：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

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632页)

毛主席的这一科学分析，是从一百多年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这是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取得的非常宝贵的斗争经验。毛主席的这一对于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经过无数历史事实检验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英雄们，他们的斗争虽然是英勇的，牺牲是巨大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没有可能达到这样高度的认识，因之也就没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运动引向胜利。抱恨终天，赍志以殁！

历史发展的规律证明：农民革命运动只有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一切可靠的同盟者，结成广泛的反对共同敌人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6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伟大革命斗争，斗争中许多动人的英雄事迹，一百多年来却牵动着无数人们的心弦。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历史的悲剧，民族的灾难的。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自清末以来即开始出现。较为流行的有同盟会的会员黄小配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用“禺山世次郎”的笔名，以章回体形式创作的历史小说《洪秀全演义》（未完，现存五十四回）。他根据当时反清革命斗争的需要，宣传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以同情太平天国革命的态度，“爰搜集旧闻，并师诸说及流风余韵之犹

存者，悉记之”。（《洪秀全演义·自序》）来描写太平天国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此相似的同类作品，还有署名“龙潭居士”于1912年（民国元年）写成的《太平天国演义》（四十回），内容大致与《洪秀全演义》相似，只是更简略一些。

其后，用历史剧形式来创作的有：阳翰笙同志的《天国春秋》（1949年，上海）、阿英同志的《洪宣娇》（1941年，上海）、欧阳予倩同志的《忠王李秀成》（1941年，桂林）和陈白尘同志的《金田村》（1937年，上海）、《大渡河》（1949年，上海）等等，也都较为流行。在解放前都曾公演过，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情况下，在当时的沦陷区和国统区都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起到了鼓舞人民和教育人民的作用。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陆续用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作品就更多了。在宣传爱国主义，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广大青年，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太平天国这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不仅牵动许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的心弦，也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们的关注。有关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很早即为人们所注意。早在1929年出版的题为《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是刘半农先生从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藏有关太平天国文件中抄录出来的。其后，1937年，王重民先生又在《逸经》上发表他所校录的《剑桥大学所藏太平天国文件四种》。这些资料在当时都是比较罕见的。

全国解放后，五十年代初，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八册）较有系统地收集了太平天国的“官书”和“文书”多种；“清方记载”和“外人记载”多种。1954年，广西省太平天国文史调查团又进行实地调查，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

六十、七十年代,由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六册),又收集了“专著”、“纪事”、“时闻”、“文书”、“诗歌”等多种。此外,还有其他有关专题的资料选编,如《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196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再次组织力量,进行深入调查,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资料汇编》。这一些资料都是很有价值的。

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从二十、三十年代起已经开始,出版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著作。如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四册)、《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十册)和《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一系列著作;简又文先生的《太平天国全史》(三册)和《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三册)等,都是很有价值的。

这一些丰富的资料和经过深入研究后发表的论著,对于文学创作是大有帮助的。特别是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文学创作的帮助就更大了。感谢当年深入桂平、贵县、平南、藤县、武宣、象州、蒙山等地进行调查访问的同志们,他们跋山涉水,不辞劳瘁,直接和太平天国起义者后裔对话,取得了第一手资料。这些富于感性知识的资料大都是世代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由于新的资料不断出现和科研工作继续深入,由此也就澄清了某些不可置信的传闻,虽然它们已经流传很久了。由此还可以纠正为了满足一时的政治需要或迎合一些读者的趣味而编造出来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有的也已流传很久了。

这一些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对于文学创作是有帮助的,对于历史学家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帮助的。经过他们的周密考查和科学论证,也纠正了过去久已流传的某些史实的错误之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取得了崭新的科研成果

果。文学虽不同于历史，文学创作更不同于历史研究，但历史学家的一些科研论著对于文学创作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可能就是雪峰同志在创作这部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的历史小说时，为什么要深入广西金田以及湖南、湖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的原因吧。

7

一般说来，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题材创作历史小说、历史剧或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总是要有一定的史实作为依据的。毫无根据，信口开河，向壁虚造，则是不足取的。我们所说的艺术虚构也总是不能远离历史事实的。由于历史事实没有弄清楚，因而发生某些以讹传讹的谬误，由此而产生的纯属子虚乌有的虚构，在一旦弄清楚事实真相之后，即不免令人有一种幻灭之感。我们所说的艺术真实也总是要以历史真实为依据的。没有历史的真实也就没有艺术的真实，那更谈不上什么艺术价值。

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史实，头绪纷繁，这就需要作家在创作时加以选择，“择取一端，生发开去”，当然是可以的。以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历史剧或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在作品中进行某些艺术虚构当然也是可以的。文学不同于历史，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是文学创作，不仅可以虚构，而且需要虚构，事实上也必然要进行虚构。这不仅是以历史事件和人物为题材的作品是如此，以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但这种虚构不应是远离事实的空中楼阁，在历史上或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存在的或不可能存在的，作家心造的幻影。

至今我仍然认为：我国历史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义》是一个光辉的典范。这部“七实三虚”取材于《三国志》（包括裴松之